

河洛旭事

唐代以洛阳为东都,宋代以洛阳为西京,唐宋时东都和西京的最高行政长官都称为“留守”。“若问古今兴废事,请君只看洛阳城”,唐宋洛阳故事多,留守们的故事尤其值得一说……

# “唐宋东都西京留守录”之 有谁不怕鸠盘荼

□记者 陈旭照

本系列开篇,咱们讲讲唐朝的裴谈。

唐宋那么多东都西京留守,裴谈在洛阳的时间很短,表现也可谓不堪,那为什么拿他开篇呢?因为他怕老婆,他有一套怕老婆的“歪理邪说”,放到现在也句句是“真理”。

## 1 敬晖等人不用审了,直接杀了算了

裴谈是山西人,有关他的介绍,常见的是:“历官怀州刺史、御史大夫,神龙元年授大理卿,景云元年以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留守东都。”

他的故事,就从“大理卿”开始。神龙元年(公元705年),张柬之等人发动宫廷政变,逼武则天退位。唐中宗复位后,朝政逐渐被妻子韦后掌握,与韦后私通的武三思也重新得势。

武三思设计陷害当初逼武则天退位的张柬之、敬晖、桓彦范等人,他暗地里派人将韦后在后宫的肮脏行为分条陈述,张贴于天津桥。中宗看后大怒,命御史大夫李承嘉追查此事,李承嘉依三思意上奏:“这些文字

是敬晖等人书写和张贴的,上面恶心的虽然只是韦后,但矛头实际指向的是您,请陛下将这些人灭族。”

中宗命三法司审结此案,大理丞李朝隐上奏:“敬晖等人还没有经过仔细审讯,不能急于将他们灭族。”

大理卿裴谈与李朝隐唱反调:“敬晖等人应当诛杀灭族,不用再审讯!”

够狠的了,不管他知不知道敬晖等人是冤枉的,只从不问青红皂白便要置人于死地,就能看出此人人品不咋样。

中宗虽然没有接受裴谈的建议,但显然很喜欢他如此表态,于是将他提升为刑部尚书,而李朝隐则被外放为闻喜县县令。

## 2 东都留守做得不咋样

唐景云元年(公元710年)六月,唐中宗之女安乐公主为了让母亲韦后临朝,自己成为皇太女,勾结随意出入后宫与韦后勾搭成奸的散骑常侍马秦客、光禄少卿杨均善,在做给中宗吃的馅饼中下毒,中宗驾崩。

中宗死后,韦后秘不发丧,任命一帮亲信把持各个要害部门,时任刑部尚书的裴谈和工部尚书张锡一起,在洛阳做了东都留守。

很快,太平公主、临淄王李隆基发动兵变,诛杀韦后及其党羽,相王李旦即位,是为唐睿宗。睿宗即位

后,张锡被贬为绛州刺史,东都留守就剩了一个裴谈。

集州刺史、中宗庶子李重福不满叔叔即位,来到洛阳发动叛乱,洛阳县吏察觉后将情况报告给东都留守府,“群官皆逃匿”,只有洛州长史崔日知率领部下讨伐李重福。

叛乱只一天便告失败,李重福逃出城外,藏在山谷中。《旧唐书》载:“明日,东都留守裴谈等大出兵搜索,重福窘迫,自投漕河而死。”

李重福叛乱被平定后,崔日知因为有功被任命为东都留守,而裴谈则被贬为蒲州刺史。

## 3 你们谁敢说自己不怕鸠盘荼

该说说裴谈怕老婆的事了,这事出现在唐孟棻(qǐ)的《本事诗》中。

有关记载是这样的:“中宗朝,御史大夫裴谈崇奉释氏。妻悍妒,谈畏之如严君。尝谓人:‘妻有可畏者三:少妙之时,视之若生菩萨。及男女满前,视之如九子魔母,安有人不畏九子魔母耶?及五十、六十,薄施妆粉,或黑视之若鸠盘荼,安有人不畏鸠盘荼?’时韦庶人颇袭武氏之风轨,中宗渐畏之。内宴唱《回波词》,有优人词曰:‘回波尔时柗柗,怕妇也是大好。外边只有裴谈,内里无过李老。’韦后意色自得,以束帛赐之。”

唐中宗时期,有两个人怕老婆很

出名,一个是皇帝唐中宗,一个是御史大夫裴谈。

有个进宫唱戏的很是大胆,竟敢以此为题材创作了一首《回波词》,高调为怕老婆唱赞歌,韦后听了很得意,对优人进行奖赏。记载中没写唐中宗当时的表情,估计尴尬极了。

唐中宗尴尬,裴谈面不改色,振振有词为自己辩护:“老婆年轻时,端庄漂亮如菩萨临世,菩萨谁不怕?中年时儿女成群,如九子魔母,魔鬼的母亲,当然人人怕!老年时,又黑又丑,像个鸠盘荼(一种食人精气的鬼,形如瓮状),有谁不怕鸠盘荼?”

河图洛影



清代、民国时期的缠线板,洛阳民俗博物馆藏品

## 线短,情长

□记者 张丽娜 文/图

有些老物件,像远去的人,逐渐消失不见,只有念旧的人会忆起它的模样,记得它的名字。

比如洛阳民俗博物馆珍藏的这些缠线板,若无人提醒,有几个年轻人认得?

它们的样子真好看呀!薄薄的木板,雕了花儿,上了漆,两头宽,中间窄,像美人的细腰,盈盈一握。

美人各有风情,千姿百态,它们也形状不一,各有神韵,或似花朵,或如兽骨,或像古琴。

这么美的东西,只是用来缠线的。过去的人真讲究,审美体现在生活细节上。

缠线板上缠的是手工纺出来的粗棉线,柔软,洁白,比现代人缝衣服用的丝线要粗一些。

我奶奶那一辈,年轻时大都有过纺线的经历。几十年前,河洛乡间,许多人家都有纺车。勤快女子善持家,做饭,洗衣,种地,养猪,喂鸡,弹花,纺线,织布,样样不在话下。

那时的成衣店很少,想穿新衣裳,得到集市上撕布找裁

缝做。自己纺线织布,能省下不少钱。

把棉花纺成纱线,织成棉布,得经过许多枯燥、重复的工序。纺线又累又费时,纺线人盘腿坐在纺车前,不停地摇着纺车,一干就是几个乃至十几个钟头。

旧时乡间女子少有机会上学念书,闺女们小小年纪就开始纺线,从清早纺到天黑,纺不完不能出去耍。

纺好的线缠在缠线板上,这样线就不容易打结了。

手摇纺车大约出现在东周战国时期,缠线板的历史想必也不短。在汉代,纺车已是普遍的纺织工具。南北朝民歌《木兰诗》里那句“唧唧复唧唧,木兰当户织”,正是河洛女子在家纺织的生活写照。

手织布不如机织布纹理细密,却有棉花晒透了的温度,越洗越柔软,越用越妥帖。

纺出的线扯得长了容易断,河洛女子为家人纺线做衣的情意却绵延了千年。



旧时的纺车,洛阳民俗博物馆藏品

晚报副刊精读



关注微信 wbfkjd  
扫二维码  
赏河洛经典,副刊美文  
■投稿邮箱:  
wbheluo19@163.com  
■电话:0379-65233686